

讀

者

文

摘

白蘭地



名烟 美人 幸福 無窮

大東南煙公司出品

歲時序的移易..... 妻子匡(四)

要求努力的目標
「政治年」的政治
法國應該對越南讓步
聖誕節的大慘劇

恐怖的西班牙監獄..... 祥 燕(七)

父、龍之介之印象..... 宋越倫(九)

吉普車的復員..... 梅 心(一一)

日本的各黨各派..... 美 新(一二)

託治理事會是什麼..... 本社資料室(一三)

寫在「論中國各黨派」之前..... 張泉生(二四)

連環漫畫 電車上..... 美國星期六晚郵報(二四)

林肯的軼事..... 翔 雁(二五)

再談獨身女子的問題..... 世 燕(二六)

負重的牛馬..... 雨 鶴(二七)

優良雜誌推介..... 本社資料室(二七)

鴛鴦夢重刊

幽獸之家..... 長 煙(三〇)

封面設計..... 重 恆

讀者文摘 半月刊 第三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出版
本期實價每冊七百元

發行人 張 泉
主 編 高 其
編輯顧問 余 航
出版者 讀者文摘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六五〇號
電話九一五三六號
電報掛號二〇〇五號
上海漢口路四四一號
同安大樓內一〇八室
電話九七七八二號

總經理 美聯公司書報部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電話九七七八二號

醉文化服務社總社
上海浙江路六八九號
電話九五九九五號

印刷者 上海宋鑄字印刷局
上海浙江路六八九號
電話九二九八八號

徵求定戶
請直接向上海福州路六五〇號本
社訂閱。半年十二冊每份八千元，
全年廿四冊每份一萬六千元。
平郵費另收，航空掛號費另加。
任何訂戶必須取得本社專用收據

讀者文摘代銷章程

本刊歡迎各地私人商店學校等代銷。
代銷者須按月向本社起碼，不得退回。
書款按定價七折結帳，預付每本售價之半。
不預付代銷者，實繳本社。
由郵局或銀行匯寄，不發贈送，代銷款請
者，應將訂單及掛號郵費，由本社負責。
任何訂戶必須取得本社專用收據



要求努力的目標

照理說，新歲開始，每個人都要計劃着一年中應該努力的目標，即使在抗日戰爭最慘烈的年代裏，我們未曾放棄過努力的計劃。

但今年，情形似有不同。我們試們心自問，今年努力的目標是什麼呢？即使那近年來被認為天之驕子的工商業者們，而對着民族工業的衰落，官僚資本的作祟，外貨的傾銷，他們有什麼辦法開展事業呢？農村中，由於人力的昂貴，賦稅的高額，地主們的一年收入，祇是完糧納稅，農夫也因人力、肥料的不充分，眼看農產品逐年減少。公教人員更因待遇的微薄，每天愁榮愁米都來不及，而幹文化工作的朋友，對着飛漲的工資和紙價，能夠度過眼前難關，已算萬幸。

我們可以說，在目前，幾乎沒有一個人對着自己的前途，有什麼遠大的計劃，或是努力的目標！四萬萬五千萬人都在危急的環境中亂竄，試問，我們的國家能夠建設起來麼？

「給我們一個切實可行的努力目標啊！」（當然不是一篇空洞的演辭）怕是目前一般有志者最迫切的呼籲了。

「政治年」的政治

國民大會已把憲法通過，並定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憲政實施時期。

歲首決定在陽歷的元旦，陰歷的元旦，仍舊保留，改稱「春節」。

歲時序的移易

婁子匡

我國民俗的改革，很可以參證域外移風易俗的先例。試從民俗歷史最為深長的歲時序來說，過去西洋的政治權威者的改革，和民俗學者從民俗本身觀點體認的意見，是有參考價值的。

英國著名的民俗學者彭妮女士（Miss Charlotte Sophia Burne）說羅馬凱撒大將改革節氣的那種辦法「只是把問題決定，而不是能够解決」。又有人以為「一年和一節」是從太陽來的月的變換是據於月亮；歷的安排，實在是很困難的。改變氣節行事更是困難呢！

中國底歲時計算，先有陰陽之分，繼有新舊之別，前此時要去掉舊的陰歷，改用新的陽歷，把陽歷定為國歷，結果，不僅在習慣上留下多少零亂的舊曆，到現在民間沿用的還是陰陽合歷。

這種情形，據說英國也有，他們財政結算和十年一次的國勢調查，都以四月五日為期，稱這天就是古時「老太太節」，在中國金融界也是如此，銀行公司門前，到陰歷元旦就掛起「春節結賬休息二天」的牌子。

元旦是年的開端，直覺的想，先定元旦後排節氣，似乎元旦如果沒有固定，就會影響節氣的真確與否的，其實元旦——歲首的決定，在太陽系的地球上，就有不同的標準，例如：中國的中星、斗建，埃及的「西留斯」晨現，從天象而定新年。如基督誕辰，俄國的新歷，是從歷史的紀念日或其他類似之日，定為歲首。還有以氣象和事物的週期循環，如季候風，雨雪期，和鳥獸蟲魚的隱現來去……

決定一年開始之日的。

「年和節是從太陽來的，月的變換是據於月亮。」這兩句話，應該有經緯度的界限，在中國境內，也會因為海拔高度、緯度、和地形環境的影響而氣溫不同，年和節便不能根據於太陽，使同一時間不同空間的氣候互殊低，而致有些地方的節氣那天情況，會不像習慣中的節氣那天的情況呢！例如重慶初夏的季節，新舊節即為初春。

陽歷的應用在地面，似乎早把月亮和人生的關係，證明不如太陽的那般的重要。就中國歷法的計時說，據於月亮，以月繞地球一度盈虧，就是二十九天十二小時，為一月，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普通以十二月為一年。不過地球繞日一周是三百六十五日五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月的週期，不能等分地成繞日的週期，以每年六月大，六月小計算。那幾個月大，那幾個月小，每年是不固定劃一的，又加每年還有十一日餘的差數，所以又有「閏月」來補救，八年之中置三閏月，一百六十年中再多置一個閏。如此計時，不見劃一，而又感到或多或少的零亂。民間因為習慣久了，有着陰陽歷書的備帶，也就不感零亂了。

推行陽歷依理習慣上是不致留下多少零亂的，可以做到相當的劃一。因為就陽歷的歷法計時，普通以三百六十五日為一年，也分十二月，四個平月，各為三十天；七個大月，是各三十一天；一個小月，是二十八天，一年之內大約不足六個月小時，在四年之中，二月多置一天，算是閏年。不祇月份的

從今年元旦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恰是一年，在這一年中，各種準備實施憲政的工作，如競選代表，選舉總統，實施憲法，都要實現，所以這一年可以稱為「政治年」的。

只是在這一「政治年」中，我們却擔心政務的停頓，目前的政治，已經難滿人意，如果各級政府再因延遲而就誤一下，則情形的惡劣真是不可想像的了。

我們希望政府當局，在今年中，要把政治格外刷新，而人民對於各級官吏的監督，更萬萬疎忽不得。

在外國，每逢「政治年」是政務停頓最甚的一年，所以我們特別提出來警惕當局和國民。

法國應該對越南讓步

法國根據八十多年前的不平等條約，統治越南，直到目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民族運動風起雲湧不可抑止的今日，他們還不許越南人所要求的並不完全的獨立。

法國政府向以左傾為號召，而在目前美、英、荷諸國對殖民地政策積極改變之際，他獨固執傳統觀念，堅持自己的利益，不肯讓步，法國總理勃魯姆已決定採取堅強政策，保衛屬地，名將來克勒將軍，也趕赴越南指揮軍事。同時，越南人民共和政府主席胡志明也發表宣言，說越南人民寧死不為奴隸，決定長期浴血鬥爭，爭取自由。法越的衝突，勢必愈演愈劇。

我們認為民族解放運動澎湃的今日，法國所採取的開倒車的手段，實在應該停止了，今天的世界，人類之間決不再允許有「主人」和「奴隸」的關係存在，況且法國在二次大戰中，自己曾一度淪於德國，對於奴隸的滋味，可說已嚐到了一部分，現

大、小、平、是一律的，季節也是年年相符，不像陰歷的每年相差很多。所以陽歷是比較劃一。現在民間的事實表現，似乎是零亂的倒是習慣了；劃一的，反以為零亂而不習慣。

如果要找尋陽歷的不劃一，那就是幾許枝節問題，也可以說是記憶的慣性問題，第一個是不依月亮的盈虧來定一日和十五日；第二是幾個節氣如元旦端午、七夕、重陽的不是月日同數目，中秋和除夕的不是一定的日子。其實，第一個問題是月亮和人生的關係，在農村社會中的人和月亮，不能說無關係，可是工業社會裏，人們和月亮，甚至沒有干係了。就是農村之間要從天空中找期望有時也會是風雨陰晦之夕，不如從家家必備的歷書上去找，歷書於是成功為農家的寶典了。第二個問題，是元旦、端午、七夕、重陽就其氣節本身，和月日同數，本來沒有怎樣的意義，他底意義只是記憶上的方便的慣性而已。記憶的慣性，在民衆意識形態改變中，確實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英國人的「老太太節」，又何嘗不是像中國的所謂「春節」，是在同一情況下的產物呢。

移風易俗所產生的習慣的零亂，英國另一位民俗學者柯克士女士史(Miss M.K. Cox)說出原因，為「我們的心先已為我們祖祖父母的心所占有了。」

我們不是叫去喪葬的。

我們的身體必須與衆同鳴。
為的我們的心是偏頗了，因此對風俗毫無疑義的為所左右，常常經驗到而不自覺地為習慣所拘泥。其實我們祖先底許多習慣，到後來會需要更加估價的，正如聘達(Ritua)所說「最清楚的判斷乃在後代。」

我們進行民俗調查的時候，一面感覺習慣是具備有強固的勢力，一面又會常見民間傳承的「巧合」

和「轉播」；「巧合」是同一時間，過去從無來往的歷史陳迹不同的空間之中，却有相同的習俗。「轉播」是在任何境域，沒有時間界限，過去的習俗遺傳到現代，甲地的風尚，轉播到乙地。這兩種方式，是地球上最自然的民俗演變的現象，牠底昇華躍進，由「巧合」，可以看出民間習慣進展的路途是有共同點的；由「轉播」，可以看出民間風俗由傳播中去選擇，經選擇而後採用，是在不斷地進化的。這可認是移風易俗的自然條件。

要移易某一種習俗，就必須先有最能適合對象需求的某一習俗的模式，多就自然的力量，少用人為的促成，不採取締禁止的辦法，需要變舊的習慣，創化新的禮俗。因革損益，除了從政治、人情、教職、弭患、道德教育以外，由民俗本身的透視和新的模式的推行，是最為重要的。要把中國的歲時序，需要積極的提出由民俗透視而得的新模式——新歲時序決定，對於這個擬定，我具體的提出意見如次：

歲首決定在陽歷的元旦。

元旦的解說，爾雅釋詁：「元，始也。」書堯典：「正月一日為元日。」說文：「旦，明也。」淮南天文：「日至於曲阿，是謂旦明。」普通把「元」字作「第一」之代語，一月朔元月，一日稱元日，元旦是一年開始的一天，陽歷陰歷的年，多有開始的一天，這一天要具備自元的條件，而非人力所能做的條件是沒有的，所以元旦擺在陽歷的一月一日，或是擺在陰歷的正月初一，好像除了習慣與否以外，沒有一定的零亂。記得梁三朝雜樂歌：有「四氣新元旦，萬壽初今朝。」讀第一句似乎「元」且一有「四氣新」的天然氣象的限制，可是讀第二句，我們會覺得「萬壽」之「初」的「今朝」，還

在如果再憑藉武力，壓迫人家，實在是違反了正義的。

聖誕節的大慘劇

中國的飛機師，學來了外國人虔敬聖誕的習俗，不顧氣候是如何的惡劣，不顧公司方面的指示，十三架飛機竟一直趕飛來上海，雖然八架於中途折回原地，其餘五架中，一架徹停的到達機場，另四架則墜毀失蹤，人機同盡，死傷和失蹤的人達一百以上，這不能不說是去年聖誕節日的大慘劇。

這慘劇的責任，當然應該由公司負責，可無疑義，我們從這件事而聯想到整個的所謂國營事業，目前的國營事業甚至官辦事業，老實說除了特權多，效率少，待遇高，責任輕之外，實在沒有什麼特點。正如有些國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指摘政府的「與民爭利」，國民的利益固然被它爭去了，而政府所得的又太微薄了。

整個國營事業，今後應有一個重新檢討，而航空事業，又是我國新興事業的一種，在開始之際，更要特別慎重，我們以為要求高度的效率，必須鼓勵民營，在自由競爭中獲取進步。

恭賀 新禧 並祝 健康

讀者文摘出版社同人敬賀

却不一定是陰歷的元旦，而且這首歌已經是習慣使成的吧！

陰歷的元旦，仍舊保留，改稱「春節」

因為一個人在生命的長途中，時時在求安慰，得了安慰，才能奮勉工作，不灰心於一時痛苦，而元旦這類節令，會把個人的安慰，擴充為羣衆的安慰。節令不是迷信的祀神廟期，乃是工作的休假日，就新年說，已經很勞頓地作了工作了一年，該得喘一口氣，盡力地快樂一下，然後再振作精神，做第二年的事。一年之中，我們可以盡力快樂休息的是那一天？那如今還不是陰歷元旦，而是自然影響生產告一段落的春節的開始的日子，也就是大地春回的開始的時候。我們將以舊瓶裝新酒的方式，改變其中心目標，一面把新年的諸般習慣，盡量地發生揚棄作用，一面每年要滲入時代需要的風俗的新的成份。

端午，不必改為陽歷五月五日。

本來端午，不一定是陰歷五月初五。容齋隨筆：「唐玄宗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歷序云：「僅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夏之一夜獻之。」宋濂：「請以八月五日生爲千秋節。」云：「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還有以俗歷而把五月五日移之爲十月十日的，（見藤茂實：「節臨重十慶天寧」詩）有記京師市廛人，以五月初一日爲端午，初二爲端二，數以至五，謂之端五。（歲時雜記）

端午的本身，不一定是五五，而且又有人以「元日爲端日」（歲華紀麗）「正月爲端月」（玉燭寶典）又何必改定一個名稱爲「重五」，而把牠穿

插到陽歷五五去。

七夕、重陽，是文人筆下強調出來的，似乎不必有心地保留和傳播。

因為七夕俗行的解說，荆楚歲時記：「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是夕，人家婦女，結綵穿七孔針，以金銀鍍石爲針，陳几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瓜上，則以爲符應。」乞巧似乎是文人強調出來的，如果僅祇爲了乞巧，那又何必專立一個七夕的節氣，如果定要乞巧那又何必一定要在七七呢。

重陽，據蘇詩選遊「集重陽入帝宮兮」之句，洪興祖有註：「文選」云「集重陽之清微」。注云：「言上止於太陽之宇，上爲陽，清又爲陽，故曰重陽。」余謂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魏文帝與鍾繇書：「歲往月來，忽復九日，九爲陽數，而日並應，故曰重陽。」牠與俗行也是少有關係，所以與其改以陽歷九月九日爲重九，移射於陰歷重陽，不如乾脆地提倡陽歷九九，是體育節吧！

中秋和除夕，保留這個節氣，不必保留陰歷固定的日子而以陽歷計時，每年

公布對照的日子。

中秋、除夕，多是夜的節氣。從民俗而說，前者也可說是月亮的季節，後者除「守歲」俗行以外，兩者多半是經濟結算的日子，至於秋季三月之中爲中秋，拿秋收來償欠。舊歲至此夕而除爲除夕，一年財產出入之總結算，把牠當做習俗，固也無不可，如果算是經濟行爲上的制度，恐怕還要切實些。所以我主張一年之中，儘可保存理財的三個季節——端節，秋節和年低的民間經濟制度，在俗行上

弗朗哥統治下的

恐怖的西班牙監獄

薛燕



我現在捉人員的手裏。

筆的時候，又好幾聽到受刑者的銳叫聲，像我還般剛硬的人，也要把手蒙住了耳朵，來權住痛楚的聲音。

實情，朋友，我告訴你五千個無辜者，眼前正在弗朗哥所有的被屍室，即卡拉朋却爾·亞爾推監牢內，腐爛着。罪名呢？愛好民主！

我在地窖般的、霉爛的牢獄裏，消磨了四天光陰。獄中沒有太陽光穿進來，幾年來，良善的人們，被替弗朗哥工作的穿著藍服的莽漢短棍，日夜敲打着。

我在一個無星的晚上，跟二十位西班牙共和黨人越過法國國境，我們化費了三個小時地過阻隔西班牙與法國國境的曲折的比里牛斯山徑，我們時時停下來，諦聽着，我們在相近伊倫邊城處，踏上西班牙國土，三天後，我們進入了卡他隆尼亞，對於弗朗哥的抵抗，預見正達到了外界所夢想不到的程度。

十萬以上的抵抗的武士們發過誓，不待弗朗哥被推翻和政治犯得釋放，決不罷手。這一運動組織優良，西班牙的有幾個部份，實際上是在地下工作

我被捕的情形是：我到了馬德里的北站，那兒空氣濃重，柑橘芬芳，站外圍着無數穿着制服的人，揮動短棍，在這座「平靜」的城裏，好像有槍不拿一回事。在這些多穿制服的人。也許馬德里人口的二成，是穿制服的警察所構成的。全城自從內戰結束時起，即受戒嚴令統治，我受託把國外的信分送給馬德里的共和黨人，我在四十八個小時裏，綠線掩護的正如玩着捉迷藏，完成了好幾封信的投遞，也因惡劣的食

物，獲得了不消化的症候。我相信當我進入一家餐館的時候，避過了兩個警察，——但他們却來了，兩個人都微笑着。

「你的證件。」

被這兩個個人監護着，進入總部，在色格利里達大廈裏。

警察長以愁苦的眼光釘着我：「告訴我幫助你越過國境的那些人的名字。」他命令着。

我保持靜默。

「你的靜默便是蠢笨，」他咕噥着：「在這所大廈裏，有個地方，那兒即使是死人也得說話了。」

警察長回轉了他的龐大、光禿的頭，揪着辦公桌上的電紐。

「啊，你要這樣的。」

穿衣制服的兩個警衛進來了，碰響着他們的腳跟，又行着禮——法西斯禮。警察長揮動了他的手

不妨定一年之中，月亮最為皎潔圓滿的一夜為月亮節。至於「守歲」習俗的存廢，那是有待斟酌的。假如定要守歲，倒也不妨提前到陽歷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夜裏去。我以為就陽歷秋分後之望日，最早九月九日，最遲十月七日為中秋，未免在習慣上留下多少零亂了。

綜合言之，要重訂新的歲時序，我們具體定出「中年行事」來。

把習俗中該得保留的部分，先來解析，其內容關係俗行的成分少，而社會制度的成分多的，可以把他劃出風俗的圈子，由政府把他成文或不文定為制度或禮節。其俗行的成分強的，似乎不必把他硬性的不適本地地去改造。

把習俗中行事，再來考慮他底源流，何者是古來傳流的大眾們俗行，何者是文人個人造作而成的風尚，假如是屬於後者，而不適於時代需要的，千萬勿必再去強調他。如果是前者，也是不合需要的，趕快設計另一個模式，從禮數的方式來移化他。

模式不能含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改造的質素，可是必需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原型的遺留。先有良適完美的年中行事的模式，因勢利導，不怕固有習慣是那麼大的保守力量，移風易俗是可能漸漸地成功的。

建國需先建禮，建禮必先移風易俗，爰草一歲時序的移易——一文就教於海內外方家指正。

本刊第二卷合訂本，精美珍貴，便於保存。每册定價三千五百元，印數無多，請即向上海福州路六五〇號本社購買，外埠函購。寄書掛號費免收，航空每册航平郵費七百二十元。

他們抓住我的手腕，帶我經過曲折迷離的走廊，我們在犯有一三十五號的一個門前停住了。另有兩個警衛在我們旁邊經過，拖着一個人的兩腿走着，這個人遍體鮮血，他的兩臂破裂，他的額角是被擊破了的，他的頭沿路磕在水泥的地上，他的雙臂就曳地而過。

這是我命定應在馬德里的牢獄消磨的四天底開場，第一夜一整夜，我繼續地聽到受折磨的囚犯們底慘呼聲、呻吟聲和斷續的嗚咽聲，我終究不會入睡。

凌晨，寒冷的侵曉，我的門面開了，一個十八歲光景的小夥子被推了進來。他倒在地上，血從他的眼睛裏流瀉出來，他的頭髮被乾了的血膠在一起，他的左腳被怪形地扭歪了！我從空曠地上的難以述說的盆裏，盡力地洗他，經過一個小時高聲的呼吸，他清醒了。

他碎裂了的脣唇可怕地歪曲着，當他告訴我在解廳室的時候：

「離這裏二十步，你便到了這一室，你立即被一打穿藍衫的人敲倒地，你的牙齒被打去了；你在壁上被轟。」他靜默了片刻：「那是要詢問你，所以先折磨你。」

一整天，他談說恐怖，對於難以置信的食物，他僅僅提了一下：「我們吃起來真難。」

次日，我在一輛囚車中，被送往在馬德里最大的卡拉彭却爾。亞爾拖監獄，它那長長的走廊，兩旁是重重上門着門的一連串的客室，警衛們的肘擱裏，挾着槍往來踉蹌。

我被推進一間客室，裏面有許多政治犯，老老少少，大約是七個，魁偉、機靈和衰弱，有幾個會是名震一時的共和黨的領袖們。

卡拉彭却爾。亞爾拖的五千個囚犯中，有三千

個是一九三六年前共和黨的人員，只有一百五十個是普通犯。後者比政治犯們享到較優的特遇，政治犯們不准寫或接受信件。這裏的生活和千萬個法國人曾受懲禁的地方米朗大略相似，穿着破碎、腫脹和不暖的便衣，囚犯們深受營養不良和寒冷之苦。晚上，窩室變得特別的溼冷和陰濕，幾乎是不能忍耐的，所以每天有屍體搬出來。

在色格利代達和卡拉彭却爾。亞爾拖的待遇是有差等的，色格利代達屬於內政部，一個反動的團體，卡拉彭却爾監獄却受司法部管轄的。司法部的小官吏們對於未來感到不安，有時較和着他們的嚴峻，希望這種作為能使他們獲得幾許同情，要是共和黨重新執政的話。

在卡拉彭却爾裏一日三餐，每餐包括一碗熱湯，浮着一些胡蘿蔔，再加二百公分的麵包。三千人，以上患瘡病，或因傷處而痛苦着。全樣的百分比有在於其他五百個西班牙監獄內，所有的獄醫，都是把病症不當一回事，也沒良心。

「你有什么病？」一個醫生問一個囚犯說。

「我的牙齒受傷了。」

「正對，他們都要被拔去了。」

「還有你，你犯着什麼病？」

「我胃痛。」

「給你一張食單，三天麵包和水。」

「醫生，我臂上的石膏破裂了，骨頭接不起來。」

「我們立刻要拿去石膏了。」

但是，一個反抗運動，和卡他隆尼亞的「馬傑斯」黨人通聲氣，新近在卡拉彭却爾。亞爾拖發生。他依舊活躍着，不顧嚴峻的牢獄規律，他的人數也逐日增加着。社會、共產、和民主三大黨的被監禁的黨員們，成功地跟外面保持着秘密的接觸，

有時得到獄警的合作，他們恐懼着弗朗哥末日的近

了。當警衛職為少遭眼的日子裏，重要的政治集會，在走廊和牢獄的天井裏舉行。一份份的法文和英文報紙私運到牢獄裏，一個個換手滑着，在各個窩室裏被判死刑的人們在寫他們的回憶錄。這一反抗運動的組織，甚至已到了囚犯們有着自己收發報器的地步了。在法國電台，每日中午的新聞廣播半個小時之後，聽寫好了的最近新聞摘要，便在許多西班牙的牢獄裏流傳着了。

卡拉彭却爾。亞爾拖的總監名叫杜羅司，綽號叫「鷹」，因為鼻子大。但是他的為人很少像鷹，幾乎孺子般的。他堅持囚犯們給他希特勒敬禮，當一個囚犯拒絕照辦的時候——這是常情——總監激怒了，便打他巴掌或打他，雖有這些勇敢和嚴厲的表現，他是一個被恐懼所攝的人，他常對手下人暗地裏說：「我是被西班牙的未來的政治處死了。」

他每天接到恐嚇信，信上畫着棺材的漫畫，他的主要的幫兇和最受人痛恨的警衛，是藍藍的前團員，他們曾在東線為德國作戰，當協約軍准許他們經過法國回國的時候，受到法國「馬傑斯」黨人的攻擊，他們從來不會忘記那回事，天天把撞在他們手裏的囚犯們出氣。

我在弗朗哥監獄中只消磨了四天，在第四天，從一個協約國大使館來的干涉，使我釋放了，條件是我離開西班牙。在舟末的一個晚上，我全數知道了弗朗哥的監獄是怎樣的。

這些是西班牙牢獄中日常所見的事情中的幾點，他們難得傳到外界的耳朵裏，我曾經親眼看到，而這些恐怖的記憶，將在我全部有生之日中時時縈繞着。

父、龍之介之印象

宋越倫譯

當我八歲的時候，父親就死了。在這以前，靠了母親以及祖父的幫助，我已能開始費力地讀懂父親所寫的童話。但我當時的閱讀這些書籍，並不是因了對於童話本身的興趣，而純然是由於一種孩子的好奇心理，希望從這些書籍裏，尋求出我無法瞭解的世界中活動着的父親的形象。當時從書店裏寄來的有一「赤鳥」以及「金星」等兒童讀物，往往用強硬的牛皮紙緊緊地包封着，所以我拆封的時候，就必須十分小心，否則很容易把裏面的雜誌也會給撕破了。這樣被包封過的雜誌老是堆在一堆，翻閱起來非常不便，當我這樣那樣地翻着的時候，突然看到了「芥川龍之介」這幾個字，於是心中就頓時興起一種激動的感覺，而童話本身對我的感覺，反顯得像水一般地淡了。這實在是因為我當時尚不能接受這些童話內容的緣故。

此外，當我偷偷地潛入父親書齋的時候，也常常體味到與此相同的感覺。父親的書齋是在二樓八疊大小的房間裏，在我有生以來，我是很少機會跑到那裏去的。從黑暗的扶梯旁邊過去，可以看到嵌着玻璃的圓形的窗子的一半。所以這一半的圓窗，對於我是最具親切意味的了。因此我常常乘着父親外出時候，在大氣不注意之中，偷偷地放低腳步，爬上扶梯，屏息着潛入父親的書齋。比較起家裏其他的房間來，書齋的佈置雖然兩樣，因為在這屋子本身就具有着一種特別的秩序，當我進入的時候，就會得發生一種與往常不同的感覺。在附近牆壁的地方雖然也安放著五斗櫃之類，但與其他整理得井井有條的房間完全相反，這裏的特徵是各種東西的堆積。在鋪着藍色絨毯的明淨的書齋的中央，

放着一張紫檀小桌和一個長形的火鉢，在還後面則雖然地放着逐漸寫滿的稿紙，指炭的火籤，重疊的書，以及往來的信件的水盆和籐籃。在小桌的另一方面，則安置着厚厚的墊子，在那墊子的中心，自然地凹了下去，這正像表示着剛才坐過的父親親已出去了。在壁間的書架上，書籍緊密地排列着，中間被稱為「床之間」的高起的地方，則另星地放着水壺和瓶類之類。——對於這房間的另亂而雜多的樣子，我是經常地張大着眼睛看了又看的。同時，一種混和着煙草，書籍，以及其他不可名狀的氣味，逆襲着我的鼻腔，爲了要充分享受隔着玻璃透進來的陽光的溫暖的感觸，我就拖着雙腳，在滿地陽光的地毯上面一步一步地走了起來。

自從父親死了以後，我對讀書就自然而然地覺得較前更爲迫切。隨着歲月的增加，書中的意義也就逐漸瞭解了起來，舉例言之，有一篇叫做「阿花」的童話，最初僅僅知道有一隻白狗突然變成了黑狗，不久又一變而還了原，雖然奇妙，但在我籠統的意識上，所見到的就是這麼的一點點。但不久以後，這同樣的故事却變成了一幅悲涼淒慘的畫面，一隻見了朋友的危險而坐視不救的胆怯的狗，終於永遠陷入在懊悔的情緒中，連續不斷地遭遇着果報的實罰。（至於要想瞭解故事真正的意義，在時間上尙是遠在以後的事。）在這時期，我也開始閱讀了一些童話以外的作品，記得「孩子的病」以及「張氣樓」那類的小說，在兒時就一早就我閱讀過的。這大概是因了其中所描寫的大都是我所熟悉的像母親、弟弟、以及祖母一類的人物，以及兒時所看見的風景的緣故，所以我對這些書籍特別發生

興趣，但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卻在我對於父親熱烈的關切，希望透過這些書籍，聽到我所知道的世界裏活着的父親的聲音。

那還是在聖學院的附屬幼稚園裏讀書時候的事，對於當時的我，從家裏出發到幼稚園的一段短的路程，竟是顯得那麼地遙遠，於是就必須由祖父或者是保姆陪伴着去上學，陪我去的人中有的往往在學校裏老等着，直到我的祈禱，歌唱，以及遊戲等課程終了以後，方才同我一起回去，也有把我送到後就回去，接着又來學校迎接的。大凡在學校裏等着的，往往在井裏利用餘暇織着毛線或者看書，但也有靠着講台外面的玻璃，靜靜地看我們的上課的。每當快近下課的時候，書外的人數就漸漸地多了起來，我們也就常常喜歡斜着眼睛偷偷地望着講台外面的窗子，而不時地遭到先生的叱責。

在聖誕的那一天，我們將要在學校裏演出演聖誕劇，我扮演的角色是牧童。一喂，請看那光，請聽那音樂吧；大家跪了下來，請聽上帝對我們的說話吧！——縱然是這樣簡單的幾句台詞，但當我能夠大聲朗誦的時候，在我是已經費了最大的力量加以練習的。

有一天，我們像往常一樣地練習着劇本，五個牧人和羊羣的簡單的動作，天使的舞蹈，三個博士的登場，合唱團的讚美歌；場面漸漸地進行，最後隨着一陣突然高奏的風琴聲，我們就手牽手地圍着圈子，唱着歌，開始打轉，當我們用着一定的速度打轉的時候，我們眼中所看到的教室也突然變了樣，發生出一種新奇的感覺。

在這一天，我對於這愉快的舞蹈暗暗地覺得說不出的歡樂。——彈着風琴的先生，新貼着的圖畫，廊下的人們，火爐，滑台，枯了的藤棚，留聲機

，白窗簾，又是風琴，又是圖畫，又是廊下的人們——隨著舞蹈和打轉，一幅一幅地映入到我的小小的眼簾，在轉輾地映入視線的景象之中，我突然看到了父親的形象，這使我怔了一下，但歌唱仍是繼續，門口漸漸地轉入了庭院，我又一度回首看看父親的所在，但因為光線的關係，這次卻不能清楚地看到他，但等到打轉打到風琴附近的時候，又似乎清楚地可以看到，是的，這無疑地就是父親的形象。

父親在寒冷的氣流中，與其他不知名的人們並排地站立着，隔着玻璃，注意地看着我的動作。父親高高的身材，穿着黑色的斗篷，但沒有帶帽，這形象分明異常顯著，但我為什麼剛才沒有看到呢？當我的視線與父親的視線相合的時候，父親就輕輕地點點頭，微微地笑了。我又向着庭院，漸漸地遠去了，這次比較安心，所以不再回頭，而且更加用力地揮着手，用大聲唱着讚美歌。當我再度轉近風琴所在的時候，父親依然微笑着，輕輕地向我點點頭……

當時父親的形象所以特別在我的記憶裏顯明的原因，大概是場所以及情況特殊有以致之吧。因為在任何時候，都是些女人的面頰聚集在這窗外面廊下的緣故，而今卻意外地見到了父親，這是我連做夢也不會想到的。而且，父親的到幼稚園來這一特殊的事實，在我也很難瞭解的。在二樓書齋裏活動着的父親，在我看來簡直是像在我所不能瞭解的世界裏活動一般，而我在幼稚園的活動，在父親看來，也應當是無法瞭解的呀！

但仔細想想，當我父親死後，我也常常有過這樣的經驗。在中學教科書中所讀到的一戲作三昧中，（當然這不過是其中的一節）除勉強誦讀一遍以外，我簡直發現不出其中興味之所在，但後來當

我有機會全部閱讀的時候，我卻大大地被感動了。但在數年以後，當我再有機會誦讀第三遍的時候，我才方，而且是突然地在其中體認出了父親的形象。這一事實，並不是僅僅限於「戲作三昧」這一篇文章，而且也不是僅僅限於學生時代，即在現在的作品，還尤其是以父親晚年的作品為然。父親是存在着的，所以不能看到的原因，應當歸咎到我自己。

在父親活着的能候，我常常有過跟着父親一同出去散步的經驗。在黃昏的街道中，穿着美麗服裝的西洋人們緩步地前進着，父親往往喜歡買給我許多黃色以及綠色的西洋蠟燭，叫我愉快地跟着。而且，在除我以外，任何家人都不在一起的輕井澤的一段生活內，我都是大致上跟着父親，過着各自的時間的。同時，我對於這一段時期的生活，並無不滿，尤其是每天早上流過在山巖間的白色的雲霧，在我是異常覺得珍貴的……

「爸爸今晚有事，去一會兒就回來。」

「到什麼地方去呢？」

「是和那邊的叔父們去吃飯，你乖乖地在，別哭！」

在某一傍晚，我和父親作了這樣的一次會話。之後，我就在樓下的房間裏，垂着厚厚的窗簾的門窗的旁邊，呆呆地佇立着。在不遠的前面，有三四個人在一張彈子臺上打着彈子，一陣陣的彈子相撞的愉快的聲音，不時可以傳到我的地方來。我漸漸地覺得不耐了。於是就把半舊的窗簾纏着身子。看着陰暗的窗外。窗外的當春藤的葉子微微地抖動着，突然一陣笑聲又從屋後的彈子臺上傳來了。

而我又為一種莫名的想像所襲擊，似乎看到在不可知的屋宇中，正有許多人在吃著東西，談笑着。這宛然是與外國電影上所見到的宴會的場面相彷彿。於是我就突然悲傷了起來，纏着窗簾，大聲地哭了起來。因為我的想像中，父親是在不可知的遙遠的所在，而與一批不可知的人們相處着。

於是一個叫做阿福的傭人跑了來，異常損心地問着我：「怎麼了？怎麼了？」

不知多少時候以後，我終於看見父親回來了，於是我就走了過去。

「真是不行，快別哭。快，爸爸已經回來了，快，別哭別哭！」

父親輕輕地拍着我的脊樑，一次兩次地說着，微笑着。

後門突然開了，在附近住着的叔父像飛一般地跑到天井來。似乎在石上絆了一下，一衝就衝到枯樹上面，樹上的露水就像雨點那麼地洒了下來。叔父慌忙地脫去了木屐，為這慌張的情態所驚動，祖父就從吃茶間裏跑了來，而叔父就突然像決了堤的潮水那麼地跑了起來。這原來就是我印象中的死的早晨的最初的記憶。

死的意義在我當時尚饒然無知，所以也不十分悲傷。

從鶴沼趕來的母親和祖母，在廊下和我相遇的時候，就戰戰兢兢地抱着我，把臉孔壓我的肩上，一比呂阿，爸爸死了，爸爸死了啊！一面說着，一面就忍不住地大哭了。好像有一塊堅硬的東西塞着我的胸膈，使我無法哭泣，眼淚都潑潑地來了，「啊，苦呀，永別了！」我似乎發生了這樣的感覺。急急奔去緊緊地握着我的祖母的手臂，躲在貯藏靈的暗處，竭力地要想起往如潮的眼淚。（下接18頁）



吉普車的復員

梅心

美國的吉普車，在這次大戰中，它的足跡遍於世界各地，所負任務之多，確不尋常，真可以說是一個奇蹟，它在閑家了，担負起平時的任務。

剛來的吉普車，改裝以後，要在農田裏，在工廠裏服務。原來美國陸軍部所設計的，已能做很多工作了，可是現在希望它能做得更多。

戰爭開始，陸軍部徵求這種「全能童子軍車」時，特別着重於機器的「堅牢」。這迅速、能幹的小車造成之後，在各地戰場上奔走，已充分表現了它「堅牢」的特性。美國戰時陸軍參謀總部馬歇爾將軍曾說，吉普車是美國對現代軍事科學貢獻之一。

吉普車在戰爭中的功能，有三十多種。它到處通行無阻——泥地亦行，雪地也走，雖然瓦礫遍地，在它是如履平地，它能走沙灘，又能走沙灘，它不在乎多樹的山路，亦不在乎繁茂的森林。

吉普車又輕又小，萬一陷入泥穴，祇消四個人就能把它拉出來；一部運輸機載了戰士以後還可以載八輪吉普車。

吉普，這個名字是陸軍給它取的。它正式的名字是 General Purpose—GP—Vehicle，吉普是它的別號。

在戰時，你若向美國兵請教吉普車的來源時，他們會告訴你：「它是軍驢的兒子，大耳兔的表親，羚羊的姪子。」

「公民吉普」或「全能吉普」(這是大戰戰場上同來的吉普名字)，比較用途更多，性質也更堅固。汽車業稱它為「四乘四半履車」，它的另一功用是輕便開車。汽車業稱力的單位與乘客的混合物。最初，建造人只把它當做機器看，現在，他們說它可以担負起一百多件不同的工作了。

新吉普車的車蓋與車身的外型與戰時的相似。顏色則

已不復是戰時的灰或黃褐色。現在它有四種顏色——綠，黃，紅與新的黃褐色。現在的還有一扇門，旁邊與後面還加了簾子。裏面的坐墊，用了皮革，顏色很鮮艷，還有彈簧的裝置，所以很舒服。

為行駛方便與經濟起見，仍保持六十三匹馬力。車行速度的範圍很大，從每小時二哩到六十哩不等。平均一加倫油可以走二十哩。

吉普車的美化可並沒有改變了他的粗獷性。惟有粗獷性的存在，才能使機器耐久不壞，曾有一個職員說，如果車主不好「時髦」的話，祇要車架與輪盤保持原樣，車子仍能行駛。即使每天都用，它的生命還可以有二十年。(在戰時它原可用三年，後來增為七年。)

為發展這公民吉普車，曾協同陸軍，農業部與州立大學作實驗，發現吉普車在農田可做的工做有五十餘種之多。

此外還在英國的各區做實驗。用它在紐約州的山邊上作周圍的耕犁，它仍能保持平衡與速度，所用的汽油亦和平時一樣。用它在阿爾肯薩斯的米田裏耕犁，效率非常良好。阿爾肯薩斯的泥土，人稱之為「黑黏土」。黑黏土亦好，溝深，堤壩也好，在吉普車看來都不算一會事。在得克薩斯州患了吉普車調查的數目祇消一個半鐘點便能完畢，以前則要化一天工夫才能調查完畢。

密士失必州大學以公民吉普與戰時吉普的工作做比較的實驗。結果證明戰時在農田不能做的事，公民吉普全能勝任。

它在田裏的工作如下：耕犁，耙耕，澆肥料，收割，掘番薯以及各種的拉曳，播種，纏縛與砍伐。

新吉普車因為有後馬力裝置，所以它還能作以下的工作：澆花，洗刷，研碾，澆水，拌水門汀，作磨刀石，推動風車等等。作上面的工作，吉普車所用馬力為廿五匹。

這項裝置在工業上又能作助力的單位，因此它又能作鋸樹的工作又能當氣壓機(可以造路)。吉普還能發動起重機，所以它是一種發動力，它的掘洞工作，就是一例。吉普車周遊世界以後，證明它的用途並不僅限於農田和工廠。今年有一隊吉普車帶了地面測量儀器到諾法斯科細亞的北海海岸去測量該地的礦區與石油區。在極荒僻的美國山區，冬天下用吉普車駕取雪車，在乾燥的夏天則把它當作候車驅滅森林中的火。吉普車的軍事任務亦並未完全放棄！有一百餘吉普車要到大大湖沿岸去協助美國沿岸守衛工作。此外它們還要在偏僻的地方運小輪，因為這部份地方多沙，別的車子沒法行駛。

公民吉普車現在由俄俄俄州托利多威力的威力斯—奧佛蘭汽車公司獨家建造。這家公司從前是製造戰時吉普車的。該公司希望今年年底前能出產七萬輛吉普車，因為不但美國需要，別國更需要。中國，印度，非洲，種狗的路不好走，吉普車更為實用。

此外該公司還設計了一些新樣，如四種一噸貨車與吉普旅行車。樣型已陳列展覽了。

旅行車的車身與車頂是鋼製的，可是它的顏色卻漆得像木頭。裏面共有七隻座位，行駛起來和客車一樣地舒服。這車前部的外型也是和戰時吉普相同，不過色彩則非常鮮明如突尼紅紅，森林綠與碧藍第藍。該公司說這種車可以作各種用途，把它改裝為輕便商業車亦很容易。裏面除了司機座位外，其餘都易於搬動。椅套上漆了一種玻璃質的東西(Vinylite)，它可以抵禦空氣，水，油和煤氣的侵蝕。裏面的車身亦有類似的防禦性。祇要用一條水管就像收拾外面的把裏面收拾得乾乾淨淨。旅行車還有保險玻璃的裝置與堅固的自動門裝置，門上沒有開關把手，却裝了一種新型的彈性鉸子。

該公司今年並不預備大量生產這種吉普車，它的大量製造大約還得幾年吧！

愛護本刊諸君，請即訂閱。

辦法見取樣頁

右派在國會佔優勢
日本正圖建立「民主陣線」
天皇制為爭論中心

日本的各黨各派

美新

在今年四月十二日舉行大選與五月中吉田茂組織聯合內閣期間，日本曾發生不少紛亂，它的基本原因就在於日本軍事失敗以後，還沒有產生一個足以積極推動政治生活的領導。自然這並非說日本開始實行民主非常困難。不過它的確顯示日本真正民主的發展是一個再教育與再選賢的艱難的過程，光是監督選舉與取消那些關於容忍的候選人是萬萬不夠的。已經舉行的選舉只是日本人自價值政治活動的開端，民主政治實行的第一課。

四月間舉行的大選中參加的選民較以前任何一次為多，而且日本婦女也空前地享用了選舉權，婦女競選的踴躍尤令許多日本人驚異。參加議員競選的婦女計八十名，結果差不多有一半當選，同時在二千七百名候選人中，由超過黨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的人物都有，日本選民第一次得如此廣泛的選擇。(按這個國家主義者的候選人係由大日本革命黨所推出)，不錯，候選人係由政黨推出，人民起的作用極小。但是政黨所選候選人數之多，遠非選民以前參與歷屆選舉所及。而且謝爾盟國管制，這次日本選舉雖然參加的選民極衆，但是選舉本身並未遭受壓力與舞弊的損害。

從全盤選舉的結果看來，日本人民顯已選定了保守的候選人。「日本自由黨」與「進步黨」是兩個保守黨派，前者在議會獲得四一兩席，後者得九十二席。他們兩黨所得席次的和已超過了下議院席數的半數。獨立的候選人共得七十九席，其中不少將與保守派聯合起來。至於小黨派的三十八位議員，其中大半也多思右傾。「合作黨」曾出候選人十六名，它在極左極右兩極之間很可能支持保守派的聯合陣線。「合作黨」雖然標榜空想的社會主義，而它實際上抱持着保守的土地思想。「社會民主黨」則

明示獨立而溫和的社會主義政綱，已拒絕與任何保守派聯合。但該黨主要份子中保守的較激進的多，他們也已拒絕與極左派合作。最後「共產黨」只舉了五位候選人，不過它那動人的競選願受海外左翼人士注意，令他們發生了樂觀的希望。

天皇制與黨派

日本這次大選所以有保守的趨勢，主要由於日本大部分人民的政治思想仍屬保守，雖然遭受敗戰與經濟上嚴重危機的影響仍未稍變。雖然一般日本人民都要求改革，但是他們贊成的也只是「改革」而已，所以保守主義的流行倒與若干紛繁的政府經濟問題無密切關聯。再說日本既已潰敗，一般人民都相信至少還有一個精神上與心緒上的庇護。雖然日本此刻正當國運最壞的當頭，日本人都認為有一種事物可以歷經患難而永存，因而感到安慰。這個最後的庇護就是皇室，雖然據說皇宮之前常有飢饉者以及其他受苦者舉行羣衆示威，但是要求推翻天皇制度的還只有共產黨人，縱使昭和最近靈神聖之說，大部分日本人仍尊重並讚揚天皇制度，並認為它和任何其他政府形式都能並存不悖。在這點上雖然日人思想頗有矛盾，但是我們要談日本人民戰後的政治傾向，必須先了解一下他們對於天皇制度的看法。

事實是有許多投票選自由黨或進步黨的候選人並不是由於贊成他們，而實在由於他們心中有所懼，他們恐懼左翼黨派，特別是共產黨，會干與天皇制度或者甚至根本廢止了它。天皇制度問題在日本人心中是個高於一切的問題。「保守」的各黨派對這個基本問題就採行了「安全」的方針。因此共產黨堅決要求取消天皇制度並把昭和當作戰爭罪

犯來審判，迫使許多選民投向了保守黨派。

除了共產黨以外，所有其他黨派都保證維護天皇制度。所以說主要的那些黨派並不比他們脫離的那些戰前黨派開明或激進多少。現在日本沒有一個黨是政治上真正的一種新力量，新的黨派也多半不能代表民意。投降以後所崛起的黨派都是若干人的領導的復活與改組。他們並非直接由人民開大會後創立，多半由於某些領袖領袖舊黨與同路人而成立。投降以後的事實是政治上新的領導不足以說明日本人民不夠成熟，而日本今天的政治領導還是由上而下而非由下而上的。

因此日本今後民主的發展一部分必須通過政黨這工具，由於新起各黨的背景對日本政治的將來有重大的關聯。當東京的硝煙未滅時，政黨活動業已開始，這一點足以說明日本政治生活奇異的延續。一九四〇年戰前各黨正式解散，專權性「大政翼贊會」應時產生，可是政黨並沒有因此消滅。因為黨的名字雖然取消，領袖及其追隨者並沒有由政治舞台隱退。一九四〇年的把戲實在並不是基本的政治改組，而只是換換名目而已。「大政翼贊會」不像真正消滅一切反對派的德國國社黨，它一開始就是日本原有各政黨的再生。大戰期間大部分戰前黨派已經藉藉思動，戰事一停，那些老領袖與黨徒就從大政翼贊會的殘骸上爬起來，用一個新的名稱恢復「舊黨」。

進步、自由兩黨

新的「進步黨」實在就是戰前「民政黨」町田一乘與「政友會」中島一系列的聯合。它在日本投降以前曾策動和平運動。

至於日本自由黨的出身也極相像，它是戰前政友會又原系與前「社會大眾黨」若干中間與右派份子的結合。「社會大眾黨」曾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聯合若干議會其他黨員如尾崎行雄等組成了一「同好會」。這個結合會容有他若干多半右派的等在野政團，曾反對「大政翼贊會」；在一九四二年四月議會選舉時，曾舉出過三十個議員。大戰期間「同好會」在下院內始終維持溫和的反對派立場。戰事終了時，鳩山重敏放散，招集舊部，於是組成了一「自由黨」。

進步自由黨性質保守，除了反共與維護天皇制兩點積極支持外，其他的主張都很模糊。他們主張在帝王機構之內建立民主日本，但對於日本民主所必需的種種改革，就非常謹慎。這兩黨其說是發表政見的機構，無寧說是若干黨派領袖的結合，而大牛領袖都是日本各方面的極右派。不過兩者雖然同是戰後老政治勢力的抬頭，可是也有若干差別。「自由黨」保守程度較小，而過去對於東條的痛惡還算是一個反對派。同樣進步黨派，「進步黨」與大政翼贊會較極端，可以稱為通奸政黨。

也說因此，今年一月四日御帥曾下令，禁止參與「大政翼贊會」以及其他公私國家主義組織的「進步黨」黨人從政，使它若干元老失勢；對該黨不殊一個嚴重的打擊。

對於自由黨，或為保守派勁敵的進步黨既遭受打擊，它受益不小。進步黨黨魁鳩山於大選中聲譽大盛，曾得有出主聯合內閣的大好機會。可是當時御帥却因鳩山過去也曾從事國家主義行動，取消了它的資格。於是吉田（幣原內閣時外長）繼任黨魁，吉田施用了政治手腕，終於在五月二十二日組成自由黨與保守黨的聯合內閣。

社會民主黨

「社會民主黨」是戰後日本另一個政治勢力的抬頭。它是戰前無產階級運動中代表左中右各派分子的融合。因此他在各新黨之間是最脆弱的一個，以後很可能分成左右兩翼。「社會民主黨」的多樣色彩可以追溯到戰前五個黨派，這裏邊大部分保守的中間份子以占山哲為首，他出身「社會大會黨」，左派說他們與「自由黨」人關係極深。這裏邊的左翼勢力係來自以前的「勞動農民黨」（簡稱勞動黨）「日本無產黨」與戰前的左翼勞工陣線。社會民主黨由右派方面吸收來「日本國家社會黨」，「皇道會」以及其他若干戰前 派政團的會員。平野力三（過去為皇道會首領）也就是社會民主黨派的首領，已於一月二十四日御帥令被罷。左派係以山川均為首，他在十九世紀三十四年作為共產黨人，以後人民陣線熱烈倡導者，一九三八年曾因此被捕。

社會民主黨由於黨內這種複雜，把親政綱時的確遭遇很大困難，不過真正的矛盾倒並不發生於如何使基本工業國家化這類社會主義的問題，而發生於該黨是否應支持天皇制與拒絕共產黨共組人民陣線的邀請的問題。社會民主黨雖有極保守的黨員，但左派領袖仍努力推動社會黨共產黨的聯合，並於許多次大會與運動中與共產黨作密切聯繫，因此會引起不小的怨憤。

共產黨與小黨派

日本最受注意的是「日本共產黨」。它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間老黨員德田球一，志賀義雄等由獄中釋出後組成。他們自從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被捕後已坐獄多年。日共與其他各黨相較，代表著日本政治上最新興最激進的勢力。但是與其說新組織，無寧說它是戰前老黨的復活。自然按他革命的政綱來說，這一點並不顯著，但是它的確充滿着三十年代日共的特點，並真正滲透着日本所有的政治活動。

日共雖有有力而革命的政綱，但是它的特性受領袖個性的影響之深與受它政治思想影響之深。因此它存在相當深的「親分主義」，這種作風在日本各黨普遍存在，確係日本民主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它的政治活動很卓越，但是選舉時他總得不到不少選票，還不能說已得到大眾支持，因此還只能說是少數黨。

日共的典型親分作風可由它與日本大眾關係不深這一點可以說明，它也像其他黨派一樣，由一些老領袖與追隨者組織起來。因此它的政策往往被稱為「德田路線」「志賀路線」等稱號，顯示黨內還存有宗派主義。宗派主義很容易使黨分裂，三十年代日共的分裂就由於有「福本主義」的緣故。

日共在大選時顯然知道他們不足以贏得足夠力量以實現他們革命的政綱。因此他們把握了社會民主黨山川的主張，使人民陣線的主張成為它一月八日政綱中的一部份。可是幾天以後野坂鐵（戰時以岡野進之名聞世）和他幾位同志由延安返日。他們對於日共領袖所採政策與黨所得的選票並不滿意。因此二月十二日日共又突然宣佈了新政綱

，一般人稱為「野坂路線」。在新政綱內一月八日「志賀路線」的主張也仍保留，但重點有了改變。日共雖仍要求取消天皇制，但它現在所注重的是解決政治的經濟問題，特別是糧食恐慌。野坂特別慎重聲明政治與經濟各項改革將以革命方法而以和平及民主的方法完成。

野坂為了使黨的努力能獲得更大的影響，曾說法擴大「人民陣線」道名稱猶同共產主義，而許多社會主義者也怕「人民陣線」不過是共產黨打入社會黨內部的一種詭辭。所以野坂用了一個新而比較不驚人的口號——「民主陣線」。不過到目前為止，雖然日共與社會民主黨的左翼有些合作，但並未與其他黨派結成任何陣線。

最後談到各個小黨派，在大選以前，小黨數逾一百，而多數右傾，不少即係戰前右翼黨派與愛國團體縮化而來，它們有些領袖如佐川真一，兒玉義雄與富士義勇業已因有犯罪名被捕。這些小黨傾向保守或反動，倒舉出過三十八個候選人，其實力之巨似乎已大於戰前這些黨派在議會內所具有的力量。各小政團個別說來並不能表現什麼力量或領導，但是由於它們擁有一大批無所屬者，特別由於議會裏今天那一個黨都並沒有佔到多數。它們每能表現巨大的左右的力量。各小黨為了一致維護天皇制度與反對共產黨，已開始聯絡，企圖組成右翼或帝國陣線。

譯自「太平洋季刊」

託治理事會是什麼？

託治理事會將處理聯合國的有關殖民地，戰敗國及其他非獨立土地的問題。它得觀察非獨立地區並接受當地人民的請願。

該理事會直屬於聯合國大會，仍有特大會組織成立。它的會員國將包括美，蘇，中，英，法，和其他擁有殖民地的國家。理事會將採用多數票表決制。

寫在「論中國各黨派」之前

張泉生

如衆所週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基本的不同點：一個是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爭霸之戰，一個是世界民主勢力清算法西斯蒂的正義之戰。這一個基本的不同點決定了戰勝威廉德國後的世界與戰勝軸心後的世界是如何地不同！

可是人類的悲劇永遠在重演，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沒有替人類贏得了和平。

然而五十年代畢竟是五十年代，今天的世界畢竟不是二十年代的世界，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曾經造成了第一次大戰後的世界的擾攘，而今天的世界卻由於另一種對立的因素感到不安，這種因素便是帝國主義與民主勢力的矛盾。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把握住解決今日世界問題的基本性質的關鍵。

今天，一切進步人類全力以赴的課題，就是爭取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與國際民主的實現。民主！民主！已成了人類一切進步的原動力的象徵。

在全世界人類爭取民主的偉大鬥爭中，不容否認的，中國人民在這一偉大戰鬥中有過光輝的紀錄；特別是中國的各黨各派，儘管各有各的主義，各有各的政綱，各有各的作法，孰是孰非，孰優孰劣，見仁見智，各有千秋，但殊途同歸，彼此都是爲了實現一個民主中國而奮鬥的。

我們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隨信中國必然要步入一個真正的民主時代！我們欣幸能把慈生先生的論文結果問世，並作爲明日民主中國的獻禮！

論中國各黨派

慈生著

本書叢書

論中國國民黨 論中國國家社會黨

論中國共產黨 論中國農工民主黨

論中國民主同盟 論民主建國會及其他

論中國青年黨 附表（各小黨派）

每冊一千元

電車上

編自 Lauch Is Off



林肯的軼事

翔雁

應付一個求職者

林肯覺得一定要拒絕某一個人的請求，這人在營業院司關的位置，很不相稱，但是這位總統溫和地，滑稽地拒絕了他，並沒傷害他的感情，經過是這樣的：

「那你要當這院的看門嗎？」

「是，總統先生！」

「噢，你可曾當過看門的，你對於看門可有什麼經驗嗎？」

「啊，沒有實際的經驗，先生。」

「有什麼理論的經驗嗎？有什麼關於看門職業和道理的教育嗎？」

「唔——沒有！」

「你會經過看門法的講授嗎？」

「沒有，先生。」

「你念過關係這一行的教科書沒有？」

「沒有。」

「你可有跟讀過這種書的人細談過嗎？」

「沒有，先生。我實在沒有，先生。」

「啊，那末，我的朋友，你難道不明白，你對於這個重要的職位沒有一些兒資格嗎？」林肯用埋怨的口氣說。

「是，我知道。」求職的說，他謙恭地，幾乎感激地，道別了。

幽默的回答

一個個血樣子的青年向林肯總統談聯合軍中的差使，帶了一封介紹信，信中的一節說：「此人是一位理想的青年，他是擅長交際的。他是白朗克先

生底兒子，銀行家白朗克底孫子，實業家白朗克的堂弟，他的親友們都好。」

林肯復信說：「多謝你對於白朗克先生的介紹信，但我必聲明白奉告我們需要的人，是為的軍役——不是為的生育。」

黑人的東家愁

南北戰爭終告結束，畜奴之舉，可慶幸地已過去，林肯在一條鄉野的路上步行，看見一個解放了的黑人毫不和氣地監督着一個小黑人在麥田裏工作。

老黑人叱着：「我是給你一元兩毛五的工錢，替我做工作的，我從白人東家那兒只得到一元錢，所以你要趕快做了。」

「這怎麼講？」林肯問道：「你自己只得了一元，怎麼要付出一元兩毛五呢！」老黑人開顏而談：「還是值得的，我只外加了兩毛五分錢，而竟做了一次東家了。」

譯自 Magazine Digest

·本·社·新·頁·獻·

精神方面的

珍貴禮品

君如需要贈送令親友最高尚之禮品，則莫如精神上之食糧。如匯寄本社國幣五千元，並開明令親友之姓名地址，本社當將最近出版之「健與美」，「論中國各黨派」，以及「讀者文摘二卷合訂本」三種（原定實價五千五百元），代為掛號逕寄令親友收閱。深信由此精神上之交流，友情必愈益而增進。

款寄：上海福州路六五〇號讀者文摘出版社



再談獨身子女的問題

世 燕

怎樣去交朋友？
怎樣抑制性慾？

一個女子需要愛他人，同時也需要他人的愛，但這個愛並不是說浪漫的情慾，而是助人的愛。

葛萊博士說：「獲得他人的愛的方法，就是自己先給人以愛。」

「當一個人心上感到寂寞的痛苦時，衆著等人家來給予愛的安慰，那是很然的。」

我們明白，在我們西國的人也都在等候着他人的愛，假如我們量不是太小的話，就得先將愛來給予他們。

假使一個獨身女子能夠很慷慨的愛他人，那麼她就會覺得隨處可以獲得安慰。一個獨身女子喜歡孩子們的，她可以從護士生活裏得到安慰，一個女子她很仁慈，現在她就獻身在社會事業中了，另一個怕羞，而喜靜，她就在教會裏，領導着查經班，她工作的成功，也使她美滿了。

有一位瓦女士則在餐桌上獲得了她的朋友，她在烹調上有特別的研究，現在她那小房間的餐桌上，已成她週圍朋友活動的中心了，她請人家吃飯，人家也就邀請她。

麥克第女士解決她的寂寞，是她找到了一種嗜好——攝影，從一次她的年長的親戚送她一只照相機的時候起，她就潛心研究攝影術了。

而且每一次的旅行，她祇少訪歐一個新的朋友。其次就是關於性的需要問題，正常的性關係，醫生也承認是每個人生活當中的一部份，但是有許多人得不到解決，然而看來也過得很快樂。不過如弗路特在俄的「現代性道德」一書裏指出他的結果，對於正常性慾的遏制的結果，會使神經上起變化，在一個獨身女子，確是常有這種現象的。

解除這種神經上的變化的方法，是把性的衝動，引到別一條路上去，如工作，研究，嗜好等。弗路特說：「一個青年科學家，他的衝動性，不是少見的，一個節慾的科學家，可以有更多的能力去從事他的研究。」

一個獨身女子，有許多問題，但是恐怕不會比她結婚的姊妹們更多，她的幸福是在獲得一個有錢的，而且有保障的生活，使她有工作的嗜好，和她自己的家，最重要的還要使她在羣衆中也有她的一個地位。

白 露 Margaret Dipoff

本社叢書
健與美

明天你將會更年青
增進你十年青春
長壽法

同生有術
你時常疲倦麼

盡量利用你的早晨
把音樂配合你的生活
多花點時間去思索

為足下推算流年
遺忘頌

兩性問題
夫婦間爭吵的秘訣

妻子和丈夫的十點過失
能增進性慾的食物

每册一元

父，龍之介之印象

(續一〇頁)

但這並不是因了父親的死的悲傷，而是大人們的悲傷如實地移植到我的心上緣故。「父親不過是睡著，乖乖地別哭鬧！」不知誰向我這樣說，我也就默然地然而地以為的確是如此，於是就盡然地與人說着父親不久就可以帶我回到鶴沼去的話。

父親終在我的眼前睡著了。靜靜地閉着雙目，一直地向着上面，那種閉着嘴吧的樣子，簡直令人看了有點可笑。因為在我以為還是小孩子的態，而為大人的父親所不常有的。

雖然，我都變得自有記憶以來，從來沒有這樣迫近地看到過父親的面龐過。但不知怎樣，我總覺得父親亦在偷偷地注視着我。可是我縱然狠狠地釘着父親，而父親卻老是默默毫無變化。在蓋着衣物的胸部的周圍，不知怎地有着一塊突起的东西，這在我也是不可思議的。旁邊的人告訴我，這是因為父親的雙手合在一起的緣故。不知是誰，穿着和服，坐在床旁掩着面哭了起來。這人幾次三番地用手指揮着眼淚。而父親胸際突起的不自然的形態，依然存在，於是我就不得不開始感覺到父親的確是幾分異樣了。

歲月如馳，轉瞬已是十九年了。如果父親尚在人間的話，應當已是五十五歲了。如果天假以年，父親能夠繼續活着的話，他將是怎樣的一種風貌呢？四端的家已經毀滅了。「在庭院角隅鐵絲網中，靜靜地走着幾隻來克亨種的白色的鷄」，可以「遠遠地眺望短牆外面的松林」的鶴沼的家園，周圍也密密層層地多了許多雜色建築，庭院中則栽種着各種的蔬菜。但在桌上，則依然放着始終不變的父親的全集。（譯自日本《藝春秋》芥川比呂志作）

馬牛的重負

鶴 雨



兩千多年來，苦力擔負着「中國的苦難。」

當你一眼看到路上的苦力，挑着擔子，那一定會引起你注意的。他用一頂寬得可笑的平邊草帽遮蔽太陽和雨點，他的襤褸的短衫褲翻出各種顏色來，這確是一個很好的鏡頭。他在稻田中間的狹窄的田埂上行走，或跋涉登山，看起來頂有勁。

你看見一串的苦力，一個緊跟一個，每人肩上壓着一根邊擔，兩頭掛着兩大籬東西，煞是均稱。這是很有趣的，看他們在稻田中匆忙的樣子，或是在廟宇旁的榕樹底下歇下擔子來，抽着煙愉快地閒談着。你看他們的臉兒，顯出善良和直率。若是你試把他們的擔子舉起來，你就不得不佩服他們耐苦的精神，他們挑着擔子一天要走三十多英里的路。可是你若是對久居中國的人說起你的

佩服來，他們會聳肩膀告訴你，苦力就是牲口，二千年來從父到子都挑着這活，所以不用驚惶。而且，實際上你可以知道他們從小就開始挑菜籃子一掃一掃地走着。

日子一天天過去，天氣漸漸暖了，苦力脫掉上衣走着。有時候把擔子放在地上，可是扁擔仍在肩頭，所以只好稍稍蹲着身子休息，你看見可憐乏的心打動着肋骨；好像在醫院裏看到心臟病的情形差不多，看起來非常難過。你於是看到苦力的背，經過扁擔多年的壓抑而變成紫色的傷痕。最奇怪的事情是：有時好像自然要求人類去做這殘酷的工作，在肩上升出肌肉來，好像駱駝的突峯，以承當擔子。

可是他們不顧跳動的心或痛楚的創傷，以及大雨和烈日，從早到晚一年復一年地，永遠生活下去，從孩提時代到白髮老年，你看到老年人，他們的皮肉貼骨，皺紋滿面好像猴子了；他們在重擔下蹣跚直到墳墓的邊緣，這裏才是他們的安息的所在。當他們趕他們的路時，你不能再想出他們的樣子來，他們的苦工壓迫着你，使你充滿無用的憐憫。

在中國，人就是負重的牛馬！
「困苦地消磨人生，時光如駛地過去，得不到一些樂趣——這不可悲嗎？毫不停止地勞動，無法享受其成果，不知道何時突然逝去——這不可悲嗎？」中國的神祕家這樣寫着。

原著者 Somerst Maughan

下期要目預告

慈生：革各黨派之命論

優良雜誌推介 (四)

世界	主定	地定	新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拉橫路三四號	廣東路七五號三樓	拉橫路三四號	拉橫路三四號
每月一元	每月一元	每月一元	每月一元
每月一元	每月一元	每月一元	每月一元

烟中極品

大克雷斯

高提質品

粗加枝烟



(五)

James Hilton 著
妻子倫金夢合譯

前期提要 一個曾經參加過歐戰的英國實業家雷納，他還不能恢復因戰鬥受傷而失去的一段記憶，常常因此而十分煩惱。他的秘書哈立孫（本書作者自稱）想根據種種線索，探究出這個問題，從他的前任霍佩絲小姐（一個對雷納懷有癡心的女人）那裏，知道劍橋的心理學家費里門對這事頗為清楚，哈立孫便去找他研究這件事。

「讓我們回轉來談談雷納太太——」我對費里門說。
「唔，她那時是在雷納的城內辦事處工作的。朝代不同了，這些大人們都有這麼一大批秘書。」費里門回答我。

「古怪的霍佩絲小姐從沒有提到這事。我以為她是喜歡談論這些事的。」

「從心理學的觀點講，我想你是錯了。她願意把事實隱藏起來；她們起初的職位雖然是一樣的，但另外一個女子獲勝了。」

「也許如此。我想你對雷納相當清楚？」

「你要曉得，我是得到一點開始時的便利，因為我們起初是以匿名相見的。」

「我還沒有十分清楚你的意思。」

他對端一杯白蘭地，說：「雷納是一個特別的人，他有一種古怪的懼怕，懼怕他自己的意思。他讓你曉得他最清楚的時候，是他認為你不曉得他是誰的時候……」

在心理方面這是一條有趣的糾纏。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斯溫因，由於他的導員魏納斯介紹的。顯然，他曾經告訴魏納斯關於——呢，也許我不應該談論這事，但是這件事對我很有興趣，以一個心理學者的立場——對魏納斯却

並不特殊，因為他只是一般歷史學者。」又是呵呵的發聲。

「魏納斯把這事情告訴我，而答應雷納不把姓名宣佈出來，我聽到這一切，我很感興趣，因此我安排會見的事——仍是匿名的——他以為我不曉得他是誰的……但我讓你曉得一個秘密——魏納斯已秘密的告訴過我了。於是在幾個月之後的某一早晨，在我演講完畢之後，在學校門口我找不到我的腳踏車，但在那裏，有一輛式樣相仿的車子，上面有「查理·雷納」的名字。我因此去訪他，在一個公開的餐廳之後，我們立刻變成了朋友。現在，當然，我曉得你要問我些什麼了，但我比了魏納斯要踏踏一點，我不能告訴你。」

「我以為你並不需要如此，因為我已曉得關於雷納的——」特殊症候了。」

「請你先告訴我你所知的一切。」

「在他生活中最顯然的缺陷是：他不能記憶。」

「但記憶是一個並不確實的搖籃。」

「無疑的，因此我很想聽聽你的高見。」

他微笑着：「這是一個不平常的症候——但是我也聽到過幾個同樣的情形。你要曉得，他們都有記錄登載在專門的雜誌上。雷納有某些關於他失憶時的追憶用的線索，雖然這些線索，在起初好像淡薄得沒有存在一樣。在他離開劍橋以後，我們沒有見面已經十年了——在這一段時期，線索又變得淡薄一點。我的目的，希望在這離開十年之後，我再來瞭解雷納，把這些線索解開來，把牠擴展成為一個系統的記憶。」

「我瞭解，但你沒有成功。」

「你是來問我呢？還是來告訴我？」

「兩者都需要。」

他笑着，說：「我的期望是他的全部記憶會突然回來——這裏一點點，那裏一點點——直到最後，像一棵樹乾。」

轉動一把鎖一樣，整個的事情會回到原來的地方。但我想時候尚未到來。」

「一點一點的事情，尚在聚集之中，還沒有到完全的地步。」

「告訴我，哈立孫，讓我問你——何以你對這事有如此大的興趣？總不在說書職務以內吧……或者竟是的？」

「我喜歡他，而且我極不願見他為此而煩惱，這是唯一的理由。」

「一個好理由。」

「現在你該告訴我一些——對於失憶這一段，你有什么解釋？」

「解釋？我只能這樣猜想，經過一個很不好的時期，他受傷，假使我記得不錯的話，剛剛在他項骨的左上方……」

「他又入到醫藥考試上去，對我看來一點沒有意思。」

「這一個創傷，也許需要開刀——或者連攪開幾次刀。這就是他仍舊煩惱的原因，像你講的一樣，即使現在全部記憶能夠恢復，這也不過給他痛苦、不愉快、煩惱而已。」

「在另一方面說來，恢復記憶，也許比了失去記憶而受困要好一點？」

「可能的。」

我們大家都沉默了一下之後，我突然的說：「他被德人所俘，你曉得嗎？」

「知道。但是不管德國的或英國的——所有的醫院都是不愉快的地方，特別對一個不能告訴他是誰的人。我的猜想，德國人把他當作無名氏對待，或者把他叫作另外一個名字，而又在錯誤之中，把他送回到英國，然後，再在英國的醫院中……事情是過去得太長久了，我們不可能想像出當時一切的詳細情形。告訴我你的解釋，假使你有話。」

「這就困難了，我沒有可以解釋的。」

「真正的困難所在，是雷納太太。」

奇怪，人家的談話，總會談到她身上去。費里門，起初對他的友人的事保持沉默，現在却不隱瞞他對以前友人的太太的意見了：「她是一個不平常的女子，哈立孫

「是的，他也並非不得平常。」

「在你的印象中，他們倆一起過得很好麼？」

「我很謹慎的問答說：『我想她是一位政治家的太太。』

「拿同樣的看法講，你以為他是一個高明的政治家嗎？」

「他有些這樣的特長，擅長演說，善於待人接物。」

「當他在情緒正常時，他不常常如此……」

「我搖搖頭。」

「費里門繼續敘述幾年前，雷納參加一次年會的聚餐，當他正在演講的時候，進來了一位遇到的年老的將軍，雷納就驚惶失措，語無倫次起來。」

「我就問：『雷納太太也在聚餐會上麼？』

「沒有，當我任會長時，她一次都沒有來過——這倒

是確實的。』他說，好像他很歡喜回到老題目上去：『一個奇怪的女子，我不能說我完全信任她——這並不是因為我不特別歡喜她。在我看來，她總好像藏着些隱情似的。』

「我想這也就是我的工作之一，對於人們有心理的感覺……你知道關於她的我會嗎？』

「知道的，我也會參加過。」

「得要提醒你一下，讓我們講句公平話。她在通常的意義上說來，不算是個勢利的人，但是她的目的到底何在呢？生性喜此，邀令譽，要出名？我曾到過一次肯爾斯，我必得說，她玩的遊戲有點不討人歡喜的成功。但是這種宴會，把家庭擺得不成樣子——我真奇怪，這到底能成就些什麼？」

「有些人說可以幫助雷納的事業。」

「我也聽到過——從那些不歡喜她的人裏聽來。那些不歡喜她的人們會告訴你，她的那種方法實在是在幫他倒運。但我却不否認，她是一個做事業男子的夥伴。真正的問題，是在雷納的生活是否應該把所經營的事業和政治攪在一起。」

「你是什麼意思？」

「簡單得很，我常常認為——抽象的——我們時代

真的稀有人物，所以他已經得到的成就與尚未得到的成

就，已變成一種可厭惡的自我陷誤了。」

「那以為他的結婚是一個錯誤？」

「並不完全如此，假使他認為他必須過那樣的生活。」

「那他還能過那一種別的生活呢？」

「超出我談話的範圍來說，我是在論及一個人的實地，而並不論及他的機會。我以為這不是他的過失，他的父親遺留給他一個小小的工業王國來他照料——鋼鐵工廠，報紙以及幾家聯營的股份公司等——都多少有點破產，雖則人們在當時還不懂得。甚至議院的席位也是他取得的家產遺產。」

「霍佩絲小姐也是其中之一嗎？」

「但當你提到霍佩絲這女人，讓我確信你，她是一件現代的寶貝，可以和那箇篤登的老管家相匹敵……霍登，我想他的名字是這樣。」

「你也不歡喜他嗎？」

「費里門雙一下子的肩：『我倒並不是怪他那種古怪的魯莽——真正使我不能愉快的，是有一種對雷納太太同樣的感覺——就是他隱藏着些隱情。』

「也許他們都有一些隱情？」

「他的微笑是另外一種樣子，並不回答我。『那末你還沒有到過篤登，是麼？那是一個他們藏納一切隱情的奇地。』

「過了一個禮拜，霍佩絲小姐離開了，我得定着下來繼任她的工作。事情倒並沒有像她告訴我那樣簡單。雷納的興趣有兩方面；除出任幾家公司的經理職位之外，他還是許多團體組織的會員——所有的一切，當然，都和他的政治工作有關。我有許多事情要做，而且他希望能做得快而有效。我們很少有機會來談談事務以外的事，而在那時候，他好像已完全忘記以前對開始發生興趣的那一回事。有一件出於我預料的事情發生了，雷納太太邀我去參加另一個宴會。這次是真正的文學方面的，像她已經預約過的話一樣，雖然當初我有些疑慮，但整個的事情都很愉快。那裏邊仍有雷納的空虛位置等着他來，但他沒有來，也沒有人覺得詫異。又是這樣，在客人去後，她要求我逗留片

刻，但現在這請求是不堪注意的了，因為我已在他們家裏工作。『你能不能化一點時間來看看我的花園嗎？』她說，領我到後院的後面，那裏法式的窗門都敞開着。

我們漫步越過草地，到一扇圍有高樞欄着的門邊；把門上的鎖開了，她望着我的臉孔，當我表顯出驚訝的時候，裏面也是一個圈子，沒有比大的房闊大一點，但如此密密圍着樹並且鋪着花卉，使人不相信會在倫敦城中有這樣一個花園。『這是一個秘密處所，』她明白的告訴我：『我已給極親密的朋友看的——或是那些我希望變成親密的人。』

我喃喃的說些有禮貌的話。

「你要曉得，」她繼續說：『我根本不把霍佩絲小姐放在心上，我想查理也不會看得起她，但他是一個好好先生，不能叫她離開。假使她告訴我一些攻訐我的話，我相信她一定講過，在你未清楚認識我之前，請慢一點斷語。』

我繼續說着敬禮的話。

「你同查理第一次遇到是在火車上，是不是？」她俯首於一處花壇上。『這真偶然的遇合，——我亦親身遇到過——當你的一切的疑團傾訴給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因為你確實認為這個人你不會再碰面的……是這樣子麼？』

我很謹慎的問答：『我並不懂得什麼秘密，但是的確我們很該談來。』

「那歡喜在這裏工作嗎？」

「很歡喜。」

「我很高興，這將極好，假使你能真正的幫助查理——不僅僅是職務上的工作。他有些時候需要適當的文件——他的情緒不好，你曉得。或者你現在還不適當。但無論如何，不要把他看得太嚴重，當他情緒不寧的時候。」

我等她繼續，雖然知道她在等我的答話，但我也願即下結論，我也像費里門似的，不願完全信任她。她突然微笑起來：『是的，現在你曉得我的秘密了，請你替我保守着。』

(待續)

家之默生

煙 長

正如使許多兵士們看了煩惱的一般，你也不能奈何這一本書——便是聖旨和條例。有一樁案子是很好的例證，一位年青的尉官升任了校官，他在倫敦官報中欣慰了公告。

突然他注意到一個印刷上的誤錯，他升級的期日印成爲一〇四一年四月一日而不是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了。

他被朋友們所愚弄，呈請津貼須上溯至一〇四一年，但是他他在餐館處遭到了對手，幾星期後他得了批示：

「來是尚無不合，已將三九，九九九金鎊存入該名帳戶，根據所稱各節，該員顯係黑土打戰爭後僅存之軍官，上述戰爭中計有馬二〇，〇〇〇匹（每匹約值二鎊）因疏忽之故致遺損失。」

批示繼續道：「案奉上述條例規定四〇，〇〇〇金鎊償付之責，應由該員負擔，奉此，連即將該員帳戶清結，款付兩抵，淨欠一鎊。」

在大雨滂沱中，一個駕車的駛過旅舍，看見一個女朋友孤零零地在市招下面，揀着一只大而長方的盒子。「可要我帶你去嗎？」他叫喊着：「我是循着你的路的。」

少婦當然要帶一帶的，因此她爬進了車箱。

「我是遇過了，」她說「全遇過了。」

「你在幹麼？」駕車問的。

「買東西。」她回答。

「在大盒子裏買的是什麼？」他問道。

「我的新雨衣。」

報。其次，一個批發商曾經電告他所極需要的一樁貨物的售價，在他來得及回電之前，貨色已經脫手了。

「混帳！」他埋怨着：「要是不是爲了這撈什子的電報，我可以在他知道另買主之前，覆他的一封信，那末，我便可以買到這貨色了。」

於是他把他的案情歸結如下：「現在要是在世界的另一角死了一個親戚，你在十分鐘之內便知道了，要是我們只是坐下來寫給你一封信，你悲傷的時間可以減少一些。」

在我結婚之前，我對於撫育孩子有六個學理，現在我有了六個孩子，學理却沒有了。

沙士比亞把男子的年齡分爲七期，可是莫立滋，羅森薩爾只承認三期，以七十五高齡的相位偉大的鋼琴家說：「一個男子是年青的，倘使一個女子能夠使他喜和哀，他是到了中年了，當她能夠使他喜而再不能使他哀的時候，他是老了，當一個女子既不能使他喜，又不能使他哀的時候。」

一位教授教了三十年數學退隱下來，題其居室曰「再生草」。(譯者案：數學在英語爲Mathematics，再生草在英語爲After Math，將其分析after之意是「在：」以後，Math一字可視爲Mathematics的省文「再生草」名稱雅馴，很有詩意，用在這裏又是語意雙關，宜入幽默之家。)

某天在倫敦有一個人往調軍部，查究他所期望而過期已久的除役，究竟爲了什麼緣故，就延了下來。直待這事情鬧到主管長官那裏，方知道了實情。長官漸漸地密談說：「請你原諒，有大批的老鼠在跟我的紀錄搗蛋，牠們吃掉了你的紀錄了。」

四小時之內，我便知道了。」

「你怎能知道？」他極詢問。

人力局長解釋：「因爲，那些澳洲工廠的主人第二天早晨來拜訪我，他們來訴說他們的女工不曾來上工。」

據稱和鳥兒的相愛是極爲深切的，若是一隻死了，另一隻也會因心碎而死。一個婦人，有一對伶俐可愛的鳥兒，家裏失了火，有一隻窒息而死，另一隻也開始憔悴了。婦人不信會沒有法子使牠活下去，因此她把一面鏡子放在籠裏，這一隻鳥兒便嗚嗚嗚嗚的對鏡撫愛着，活過了兩年。但牠終於死去——因爲鏡碎了。

窮人和大富翁間唯一的差別，是：前者愁下一餐，後者愁末一餐。

結婚禮完畢了，證婚的法官以期許的神氣站着，瞧着這快樂的一對。

「我們的結婚完成了麼？」新郎問。

「是的。」法官回答。

「妥當而牢靠麼？」

「像法律所能束縛你們一般的牢靠。」

「那末，新郎說：「我很抱歉奉告你，我沒有一文錢來給你，我以後來拜訪你吧！」

法官細細的，他預計至少可以送給兩塊錢的。

他便臨機應變的說：「我不知道那事情，我的規矩是現付，你要是不出的話，我要找些方法來宣佈這婚書的無效，讓我看，我有了，你粗心瞎寫了這位女士的年齡，你告訴我她是廿六歲，但任便什麼人都能一目了然，她是一天也不會超過十七歲的。」

年近四十的新娘，高興地微笑，付給了法官五塊錢。

他是一個經驗很深的默運進步者，在坐在山城的自行開設的雜貨舖裏，兇惡着現代一切的便利工具——尤其是電

澳洲人力局長最近告訴一個美國客人說：「你們海軍的絕密行動不夠絕密，當美國兵艦或艦隊到達澳洲後二十

